

外国
魔

幻小说

黑猫

外国
魔

幻小说

说外国
魔

幻小说

「美」爱伦·坡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外国

魔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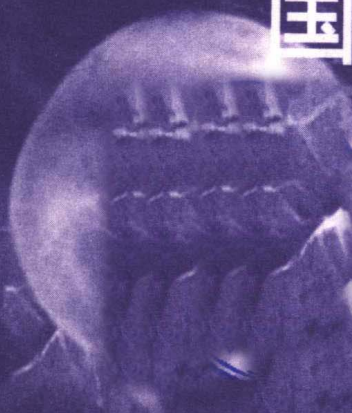
黑猫

外国

小说外国

魔幻小说

〔美〕爱伦·坡等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梁春芳
装帧设计：安璐
责任校对：郑永山
责任印制：刘玉龙

黑 猫

Hei Mao

——外国魔幻小说

〔美〕爱伦·坡等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mm×1168mm 1/32·印张 12 12/16·插页 2·字数 360 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0962—7/I·946 定价：18.0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黑龙江省阿城市通城街)

在从古到今包罗万象的世界文苑中，魔幻小说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并渊远流长。它独具审美愉悦和惊栗感的体裁样式，向身陷现实社会的人们展示了一个魅力无穷的魔幻世界。无论人们领略到的是美轮美奂的仙境，抑或是地狱般的恐怖凄惨，都会得到一种奇异的“黑色” 享受。

序

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

谷后珍

“在一个充满奇迹的魔幻王国，奇迹会给人带来巨大的享受，也会带来巨大的恐惧。”

——E·T·A·霍夫曼

用“魔幻”两个字来限定这里入选的世界文学名著，编选者自然有自己的考虑和审美情趣。但最重要的着眼点是广大爱好“魔幻”小说的读者，因为唯有读者是使作品能够获得生命并能存流下去的根本，这对作者来说是如此，对选编者来说也同样如此。所以说，选编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只能是读者，别无其他！但，选编者极尽绵薄之力，最终奉献给你——尊敬的读者朋友这两部“魔幻”名著，是否能对你的“审美心思”，选编者心中一直惴惴然。不过略感欣慰的，此番在文学汪洋中“捞选”和“筛取”“魔幻”名篇、佳作和精品的过程，编选者深深领悟到“魔幻小说”带给自己的往往是难以言表的审美惊栗和愉悦，不由地会从心底发出一声欢呼：

呵！魔幻艺术世界，你有着两副多么魅力感人的面容啊！

“魔幻”并非文艺学上固定的概念，它是一个松散的自由搭配，所谓“魔”，实指“神奇”，或曰：“神秘和奇异”；至于“幻”，可指“变幻”、“幻化”、“幻影（景）”、“虚幻”、“幻术”……不一而足！而“魔幻”的组合却一下子道出艺术（含文学）王国奇妙无比、变幻多端的景象。这也正是魔幻世界之所以能呈现出两副面容的缘故。

你瞧，一个世界是佳木秀树，花林盛开，凤蝶翻飞，百鸟齐鸣，毛羽斑斓，光彩夺目；神灵仙秀，脸庞娇媚，灵眸漆黑，纤臂如雪，巧笑嫣然，妙相可爱；整体气氛充满画意诗情，甜香四溢，天籁盈耳，鲜花悦目，一派和美幸福……

你再瞧，另一个世界鬼氛妖雾，乖张怪诞，色彩刺目，恐怖痉挛，灾难噩梦，疯狂暴怒，神秘难测，群魔乱舞，鬼怪跳梁，古堡幽灵，妖婆巫师，黑夜沉沉，死尸复活，毒气熏天，人间地狱，苦不堪言……

一个世界，两副面容，相辅相成，变幻无穷，妙趣丛生，或精神飞升，或心灵战栗，或陶醉于精赤雪白的美人酥胸，或昏倒在眼红牙绿鹰鼻猴脸的巫婆的“石榴裙”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魔幻”小说，似应称为“神魔”小说更为贴切和恰当些；但“魔幻”已约定俗成，故可沿用耳。

在包罗万象、从古到今的世界文苑中，“魔幻小说”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而且源远流长。但一般性的探讨世界文艺思潮流派的著述，甚至包括权威性的大百科全书如英国、美国、苏联、拉鲁斯（法国），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都把英国作家霍·沃波尔（1717—1797，又译：华尔浦尔）的《奥特朗托堡》（1764），视为最早一部哥特小说，而“魔幻小说”就与这种以恐怖、凄惨为特征的故事有渊源关系。但如对“魔幻”小说进行挖祖寻根式探讨，《奥特朗托堡》只能算是一个插曲或佐证。

《佛经》、《新旧约全书》、《古兰经》中已有神魔出现；

古印度和古希腊史诗以及其它民族的史诗性传说中，也早有神魔较量之事；

《一千零一夜》的神怪王国令人瞠目结舌；

至于中国，也不甘落他人之后：神怪的《山海经》、神魔的《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以及狐魔花妖齐上阵的《聊斋》，还有稀奇乖张的《镜花缘》……

最后，由各民族神话传说汇总而成的“神话海洋”，神魔两副面容呈现得更更是多姿多彩。

所以说，“魔幻”小说这种独具审美惊栗感的体裁样式，在文学大家族中，其“血亲”关系之深远和复杂，可以想见。正因为如此，鬼神魔怪式的艺术品（小说、戏剧、电影、绘画）方会影响至深，流传至广，到如今依然受宠于广大读者。

这里收入的“魔幻”小说皆为上品杰作，有的在洲际间享有盛名，有的在世界各国广为传诵，脍炙人口。

爱伦·坡（1809—1849）是个世界级的大作家，公认为推理（侦探）小说的鼻祖，除诗歌外，一生创作短篇小说约70篇，以幻想、恐怖、荒诞、仇杀等类为主。《厄歇尔府的倒塌》（又译《鄂榭府崩溃记》）、《大漩涡底余生记》、《黑猫》等，皆为世界恐怖小说中的精品。作者在《厄歇尔府的倒塌》中以凝练精当的文笔，把少女死而复活，骇人听闻的故事，渲染得阴森可怖，鬼气冲天，少女身披血衣兀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毛骨悚然的“审美刺激”，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大漩涡底余生记》里海水乌黑，浪花狰狞，悬崖高耸入云，荒凉凄怆，而被卷入大漩涡的水手，亲眼目睹漩涡吞噬人的威力。《黑猫》中的猫是只独眼兽，它“诱惑”主人公“我”杀妻藏尸（把尸体砌在大墙里）；故事说明人的心灵一旦被阴暗如黑夜的东西所侵占，他会干出何等可怕的勾当！《红死魔的面具》中的“红死”（出血致死）是一种象征，是“天主”派到人间惩治那些通宵达旦放荡无度的人们的“杀手”。小说的色彩刺心伤目，红蓝紫绿，令人神经痉挛。你想读血淋淋的复仇故事吗？——请看《一桶白葡萄酒》，你将进入阴森幽暗的墓冢，看到被欺辱的小民如何对高贵的老爷进行报复，很是痛快！

E·T·A·霍夫曼（1776—1822）在海涅心目中并不是个真正的浪漫派小说家，但在德国乃至欧洲和世界文坛上，却有“可怕的霍夫曼”以及“魔法师霍夫曼”的美誉，因为人们甚至会相信他是个“招魂术者”，能看见幽灵，等等。

霍夫曼实为德国后期浪漫派重要诗人，但又长于创作神魔鬼怪恐怖小说，但他的这类作品又不像爱伦·坡式的纯恐怖、纯荒唐、纯

复仇，就是说社会性淡薄稀少，而正如海涅所说“霍夫曼跟他描写的那些千奇百怪的鬼脸，却始终牢牢地依附于人间的现实。”（《海涅选集》第113页）

海涅的论述涉及到霍夫曼小说创作上根本性的诗学原则：如何把精神（心灵）王国的奇妙境界和冷酷丑恶的现实相结合，如何把神魔鬼怪的幻象与琐事如流的日常生活共混糅，从而创造出一个既有某种社会批判色彩又有瑰丽如仙境、怪诞如魔界的艺术新天地。诚如米兰·昆德拉的精彩分析：“成功地将这些灰暗的反诗意的材料变成吸引人的小说……”（《小说的艺术》第111页）换个表达方式：化“反诗意的材料”之腐朽为神奇，这就是霍夫曼的艺术天才之所在。而神奇即魔幻。霍夫曼笔下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在其两篇妙品——《金罐》和《侏儒小查赫斯》中呈现得最为鲜活明丽。

《金罐》——大学生安塞尔姆急火火走在大街上，不小心一脚踢翻了巫婆的苹果筐，从此他灾星高照，厄运连连，万事别扭。不久他来到易北河树下望天长叹，不期和正在树上玩耍的一条绿色金蛇的目光相遇，大学生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金蛇仙女。但大学生的灵魂是双重的，他同时还爱着一位世俗少女；于是仙子和民女两个形象占据他的心头，令他日夜难宁。仙女最后占了上风，大学生娶她为妻并拥有象征幸福与欢乐的“金罐”。小说中神魔两界的面容泾渭分明：以金蛇仙女为表征的世界到处是神幻般的浪漫，天堂般的欢乐；而眼红牙绿的巫婆则体现了噩梦般的灾难境遇。

《侏儒小查赫斯》——这是霍夫曼的一篇魔幻杰作，而且通篇洋溢着对德意志这个“动物王国”（马克思语）的辛辣讽刺、调侃和揶揄。至于“纯”艺术风格则是德国式的幽默，——冷峻过后留下的是思考。

一位贫苦农妇生下一个小怪物：大脑壳长得像土豆，胳膊腿像蜘蛛脚，说话时唧唧乱叫，不知所云。可怜的母亲把这个怪胎视为上苍对她的惩罚。他给小侏儒起名叫查赫斯。一次，农妇上山拾柴归来时在路旁草地上休息，小查赫斯爬出柴筐，偎依在母亲身边。时值仙子罗莎贝尔薇小姐路过此地，偶见侏儒，遂动惻隐之心。仙子用一双纤

手抱起他，并对他吹了一口仙气，然后又施以仙术——在他头顶中央留下三根火红的头发，这才飘然而去。母亲醒来发现她的小查赫斯不仅长了一头秀发，而且神清气爽，堪称小美男子！日后小查赫斯不仅读完大学，而且进宫为官，官至极品，——仅次于公国大公之下的第一大臣。

仙术无边，但被坏人所用，祸国殃民，罪不容诛。查赫斯一身仙气笼罩，干尽强梁之事。他仗着权势和靠山（大公）掠夺他人功劳、荣誉、劳动成果，甚至强夺他人之爱为己有。侏儒头上的三根红头发最后发出威力，竟使全国变为疯人院，但到头来群怒如潮，惊恐之余，他掉进澡盆里淹死了。

霍夫曼不是“软体类”（海涅语）艺术家。他在小说这个“个人想像的乐园（天堂）”（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155页）里发现：魔幻般神奇的东西，原来与其近邻——世俗的现实紧密相联。这就是说，把“在官僚世界中所看到的奇幻……把一种具有深刻的反诗特点的材料，极端官僚社会的材料……改造成神话和从未见过的美。”（《小说的艺术》第111—112页）

霍夫曼的小说是神奇的魔幻境界与凡俗的市民生活和腐朽的官僚机制的绝妙的混合物。这也正是其独特的美学风格之体现，而隽永的艺术魅力即在于把诗意的描绘与哲理性的深刻讽刺糅二为一。

这里收入的魔幻精品还有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嗜赌如命的赌客与超人的黑色命运之间的悲惨角逐；果戈理的《鼻子》——是“俄罗斯散文之父”除神秘主义短篇《地鬼》（女妖）外，又一篇爱伦·坡式的荒诞故事：脸上至尊无上的鼻子竟能失而复得，讽刺意味深长；还有契诃夫的《黑衣修士》——讲的是人的精神分裂，或自我迷幻致死的凄惨故事；另外还有库普林（1870—1938）的《小矮人》——弄巧成拙，本以为服药后能变得高大些，但事与愿违，小矮人竟然越变越小，微如尘粒，随风而去。库普林对反讽艺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还有索洛古勃（1863—1927）这位象征主义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的中篇《所罗门星》，主人公偶与撒旦相识，并神奇地驱使撒旦为他效命，为所欲为，殃及他人；故事荒诞，情节离奇，读之令人陷入沉

思：愚者当权，祸害无穷。

物质的现实世界可能是非诗意的，但不乏神奇元素；然而，现实一旦被魔幻化，神奇的世界会大放异彩，不过它基本上如海涅所说的不外两副面容——时而神幻为千娇百媚的美女，时而魔幻为面目狰狞的巫婆。

魔幻文学和魔幻艺术的产生、发展与流传，直接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灵（精神）上的需要。荣格说：“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心理学与文学》第124页）人们在如江河之流的日常琐事中生活着忙碌着活动着，往往很少有审美情趣的感受；于是人们进入另一个世界，——艺术世界，如是一种神魔境界就更美妙了，因为其中有吸纳不完的诗意：或是魔幻般的浪漫，或是地狱般的恐怖，同样都是一种审美享受。

魔幻艺术（含小说）既是内容又是形式，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是讽刺艺术：它的‘真理’被隐藏着，没有被宣告，它是无法被宣告的。”（《小说的艺术》第129页）魔幻小说可容纳恶魔般的现实并对之进行讽刺和抨击，在这方面干得最出色的就是多才多艺的E·T·A·霍夫曼。所以，他的《侏儒小查赫斯》等作品可视为社会魔幻小说，以示与乌托邦小说、科幻小说相区别。

魔幻小说自产生之日起，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爱伦·坡的威力主要波及到英国作家群如笛福、司各特、拜伦、雪莱等。至于霍夫曼的魔力，几乎无人能与之相颉颃，他的影响遍及欧美文坛：爱伦·坡、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狄更斯、王尔德、陀斯妥耶夫斯基、华格纳……等等，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其魔幻之光的普照。

尊敬的读者，但愿你能喜欢我们选编的《外国魔幻小说》，并在阅读过程中能领略一下呈现在作品中的“奇异的黑色的美。”（米兰·昆德拉语）

于黑龙江大学“听雪楼”

1996年圣诞前夕

目 录

	序：魔幻世界的两副面容	谷启珍
1	梅岑杰尔斯坦	〔美〕爱伦·坡 爱新译
9	厄歇尔府的倒塌	〔美〕爱伦·坡 爱新译
27	大漩涡底余生记	〔美〕爱伦·坡 陈良廷译
42	椭圆形画像	〔美〕爱伦·坡 陈良廷译
46	黑猫	〔美〕爱伦·坡 陈良廷译
54	提前埋葬	〔美〕爱伦·坡 左 涛译
66	凹凸山脉的传说	〔美〕爱伦·坡 爱新译
75	瓦尔德马尔病例的真相	〔美〕爱伦·坡 爱新译
83	红死魔的面具	〔美〕爱伦·坡 陈良廷译
89	泄密的心	〔美〕爱伦·坡 爱新译

94	焦油博士和羽毛教授的疗法	〔美〕爱伦·坡 左 涛译
111	眼镜	〔美〕爱伦·坡 左 涛译
134	一桶白葡萄酒	〔美〕爱伦·坡 陈良廷译
141	黑桃皇后	〔俄〕普希金 高昶 潘海平译
168	鼻子	〔俄〕果戈理 刘开华译
191	什托施	〔俄〕莱蒙托夫 刘开华译
206	瓦尔特·艾森贝格	〔俄〕阿克萨科夫 刘引梅译
231	幽灵	〔俄〕屠格涅夫 刘引梅译
262	小矮人	〔俄〕索洛古勃 刘引梅译
283	卡利奥斯特罗伯爵	〔俄〕阿·托尔斯泰 刘引梅译
318	所罗门星	〔俄〕库普林 胡春兰译

梅岑杰尔斯坦

〔美〕爱伦·坡

爱新 译

我活着带给你灾祸

我的死导致你灭亡

——马丁·路德^①

恐怖和宿命论在所有的时代都广泛蔓延，为什么要给我即将讲述的这个故事定一个日期呢？只要说一点就够了，在我要讲的这个时期，匈牙利国内存在着一种灵魂转世的信仰，它虽然隐蔽却很牢固。关于这种信仰本身——就是说，关于它们的荒谬性，或它们的可能性——我一字不提。不过，我要说，我们的许多怀疑（正如布拉里耶尔所说我们所有的痛苦那样）皆“来自不能独处”。

然而匈牙利人的迷信中的某些地方非常近于荒谬。他们——匈牙利人——与他们东方的权威在本质上有很大不同。比如，前者说“灵魂，”——我在此抄录一位敏锐而聪明的巴黎人的话——“在一个有感觉的躯体中只存在一次；其他时候，一匹马，一只狗，甚至一个人，只是这些动物的不可捉摸的外表。”

伯利菲茨因和梅岑杰尔斯坦两家世代不和。从来没有两个像这样显赫的家族如此刻骨地相互仇恨。这一仇恨的来由似乎可以在一句古老的预言中找到——“当像骑手战胜了他的坐骑一样，终将灭亡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

的梅岑杰尔斯坦战胜了不朽的伯利菲茨因时，一个高贵的名字将要经历可怕的衰落。”

当然，这句话本身没有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但是比这更小的事情曾经引起过同样严重的后果，而且不是很久以前。此外，两家的房产（它们是连在一起的）在一个繁忙政府的各种事务中互相竞争地施加着影响。再说，近邻很少有和睦的；住在伯利菲茨因城堡里的人可以从他们高高的扶墙直接望见梅岑杰尔斯坦宫殿的窗户里面。只见里面富丽堂皇，气派非诸侯王公能比，这就使无论历史还是财富都稍逊一筹的伯利菲茨因家族更加怒气难平。由于世代嫉妒的煽动，两个家族本来就容易产生纠纷，因此，那句预言尽管荒谬，却能够使这两个家族相互为仇，一直不和，这是毫不奇怪的。这句预言似乎暗示了——如果它真能暗示什么的话——那个已经更有势力的家族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势力较弱的一方自然更加怀恨在心。

威尔海尔姆·伯利菲茨因伯爵尽管出身高贵，在这个故事发生时，已经是年迈体衰、头脑迟钝的老头了。除了对他对手的那个家族异常强烈和根深蒂固的仇恨，以及酷爱骑马和打猎以外，他身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他如此热中于打猎，尽管体质虚弱，年事已高，精神不济，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天天参加这一危险的驰骋追逐。

弗雷德里克·梅岑杰尔斯坦男爵则尚未成年。他的父亲——牧师年纪轻轻就去世了。母亲玛丽夫人很快步其后尘。弗雷德里克那时是18岁。在城里，18岁并不算长，而在荒野——在那个古老公国那样气势磅礴的荒野中，时钟的摆动有着更深刻的意义。

由于他父亲经营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年轻的男爵，在其父去世之后，立刻就占有了他的巨大财产。匈牙利的贵族以前很少拥有过如此雄厚的家产。他的城堡不计其数。最壮丽最宏大的一座是“梅岑杰尔斯坦宫”。他的领地范围从来没有明确划定过，但他最大的猎苑方圆有50英里。

这样年轻的一个人继承了前所未有的大笔财产，他的为人又是如此的众所周知，因此对于他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人们很少有什么猜测。果然，在三天之内，这位继承人的表现比暴君希律王还要残暴，

也完全超出了他最热心的崇拜者的想象。荒淫无耻，罪恶昭彰的欺诈，闻所未闻的暴行，很快使他胆战心惊的臣仆们懂得了从此之后没有任何小心恭顺——也不能指望他有任何良心的约束——会在一个心胸狭窄的卡利古拉残忍的魔爪之下给他们带来一丝安全。在第四天夜里，伯利菲茨因城堡的马厩失火了，附近居民一致把这桩纵火罪加在了男爵已经臭名昭著的种种劣迹和暴行之上。

但是在这—事件引起一片骚乱的时候，年轻的贵族本人正坐在梅岑杰尔斯坦宫殿楼上的一间宽敞而冷清的屋子里，似乎陷入了沉思。华丽然而退了色的壁毯阴沉沉地挂在墙上，隐现着上千位显赫的祖先模糊而庄严的形象。这一处是穿着华贵貂皮的牧师和主教级的显贵，他们亲密地与独裁者和君主坐在一起，对世俗国王的意愿加以否决，或以教皇的最高谕旨限制主要敌人叛逆的权杖；那一处，是梅岑杰尔斯坦爵爷们高大漆黑的身影，他们身下强壮的战马在倒地敌人的尸体上横冲直撞，他们凶猛的表情使镇静的人惊恐不安；再看这一处，妖艳动人，如天鹅一般优雅的昔日贵妇们和着虚幻的乐曲，踩着空灵奇妙的舞步飘过去了。

但是当男爵倾听着，或假装倾听着伯利菲茨因家马厩中越来越高的喧哗声——或者也许在策划着一些新的、更无法无天的行径时——他的目光无意识地落到了壁毯上一匹个头极大、色彩不大自然的骏马身上，这是他对手家族的一位撒拉逊祖先的坐骑。这匹马本身站在画面的近景中，一动不动，好像雕塑一般，在它身后，那位惨败的骑士被梅岑杰尔斯坦家族成员的匕首刺中身亡。

当弗雷德里克意识到他的目光在不知不觉中凝视的方向时，他嘴角浮现出一个恶魔一样的表情。但是他没有把目光移开。相反，他感到有一种巨大的不安像烟幕一样笼罩了他的感官，这是一种他完全不能解释的不安。他好不容易才调和了这种梦幻般的、没有逻辑的感觉和自己醒着这一事实之间的矛盾。他凝视得越久，就越被这魔力所吸引，他似乎就越不可能将视线从那块令人着魔的壁毯上移开。可是屋外的喧嚣突然猛烈了起来，他用了很大的意志力量才将注意力转移到马厩的大火投映在窗户上的那一片通红的火光上来。

可是这个动作只是暂时的，他凝视的目光又机械地回到了墙上。这下子他感到了极度的恐怖和震惊，就在他视线转移的那一会儿工夫，那匹大马的马头掉换了方向。那匹马原来低着头，似乎充满怜悯地俯视着它主人倒卧的身躯，现在却朝着男爵伸长了脖子。原先画上看不见的一双马眼睛闪耀着火焰般的不寻常的红光，带着一种充满活力、富有人性的表情；这匹马显然被激怒了，通过它扩张的嘴唇可以清楚地看见它阴森而可憎的牙齿。

年轻的男爵吓呆了，踉跄地朝门口走去。他一打开门，一道红光照进了房间深处，把他的影子轮廓分明地打在了颤抖的壁毯上；他战栗地发现，当他在门槛上摇晃了一会儿时，他的影子正好落入了杀死撒拉逊伯利菲茨因骑士的那个心狠手辣、得意洋洋的凶手的位置，而且刚好与凶手的轮廓完全重合。

为了轻松一下低落的情绪，男爵飞快地逃出屋外。在宫殿的大门旁他遇到了三个掌马的人。他们正在非常吃力地、冒着随时丧命的危险拦着一匹拚命四处冲突的高大的火红色烈马。

“这是谁的马？你们从哪儿搞到它的？”年轻人用沙哑抱怨的语调问道，他立刻就意识到房间里壁毯上那匹神秘的骏马同他眼前这只狂暴的畜生如同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

“他是您的财产，阁下，”一位掌马人回答道，“至少没有其他主人来认领它。它从伯利菲茨因城堡燃烧的马厩中飞奔出来，浑身冒烟，愤怒地吐着白沫，被我们抓住了。我们以为它是从老伯爵养的外国马中逃出来的，就把它送了回去。可是那儿的马夫不承认这马是他们的；这可怪了，因为它明显带着从大火中死里逃生的痕迹。”

“它的额头上还清晰地烙有 W. V. B. 的字样，”另一位掌马人插嘴道，“我猜想它们自然是威廉·冯·伯利菲茨因的开头字母，可是他们城堡里所有的人都一口咬定不认识这匹马。”

“太奇怪了！”年轻的男爵带着一种沉思的表情说，他显然不知道自己说这话的意思。“它确实如你们所说，是一匹不同寻常的马——一匹奇异的马！尽管，正如你们所看到的，它的来历可疑而且难以驯服；不过，就算它是我的吧，”他停了一停，补充道，“也许像梅岑杰

尔斯坦的弗雷德里克这样的骑士，连伯利菲茨因家马厩里出来的魔鬼都能够驯服。”

“您弄错了，阁下。我想我们已经说过，这匹马不是从伯爵家的马厩里跑出来的。如果它是的话，我们是不敢把它带到您家族的一位爵爷面前来的。”

“不错！”男爵冷淡地说。这时，卧室的一名侍童神色激动，急急忙忙地从宫中跑了出来。他指着一间屋子，在主人耳边小声报告说那里壁毯上一块很小的部分突然消失了，同时开始绘声绘色地详细描述；可是后面的话声音很低，没有一言半语泄漏出来满足掌马人被勾起的好奇心。

年轻的弗雷德里克在与侍童的谈话中似乎被多种情感所激动。不过，他很快恢复了镇定，脸上升起了一种坚决而恶毒的表情，他断然命令将前面提到的那间屋子上锁，钥匙由他本人保管。

“您听说老猎手伯利菲茨因不幸死亡的消息了吗？”一位家臣对男爵说。这时，侍童已经离开，被男爵收为己有的那匹大马正在由宫殿通向梅岑杰尔斯坦家马厩的长长的林荫道上以加倍的狂怒冲撞、暴跳着。

“没有！”男爵猛然转身看着说话的人，“死了！你说？”

“千真万确，阁下。我想，对尊贵的阁下，这该不是不受欢迎的消息吧。”

听者的脸上飞快地掠过一丝笑容。“他是怎么死的！”

“他莽撞地冲进去抢救他最心爱的几匹猎马，结果自己悲惨地葬身火海。”

“是一这——样——！”男爵喊道，好像慢慢地不慌不忙地体味着某个令人激动的主意。

“是这样。”家臣重复道。

“令人震惊！”年轻人平静地说，默默转身回宫里去了。

从那天起，放荡的年轻男爵弗雷德里克·冯·梅岑杰尔斯坦的行为举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确，他的行为使所有的期望都落了空，并且与许多嬷嬷们的教养观念大相径庭；而他的习惯和态度也比